

揭发批判“四人帮” 破坏教育革命的罪行

杭州大学教育系编

一九七七年四月

目 录

教育部召开座谈会揭发批判“四人帮”

破坏教育革命的严重罪行

在华主席领导下发展教育革命大好形势

..... (1)

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岂容篡改

——批判张春桥的一个谬论

..... 教育部大批判组 (5)

“四人帮”扼杀《园丁之歌》的罪行必须清算

..... 高 宇 (12)

“白卷”的政治骗局与“四人帮”的篡权阴谋

..... 教育部大批判组 (17)

彻底清算“四人帮”在教育界的滔天罪行

..... 石 坚 (25)

一个《谈话纪录》“讨论”的真相

——揭露“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阴谋篡
党夺权的一个重要步骤

..... 《解放日报》通讯员 (31)

“四人帮”破坏基础理论研究用心何在

.....周培源（38）

一场围绕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政治斗争

.....教育部大批判组（44）

七·二一工人大学不容扼杀

.....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55）

“四人帮”扼杀新生事物的罪证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批判组（56）

托洛茨基的老谱翻新

——揭露“四人帮”煽动青年反对革命老干部的罪行

.....（58）

“四人帮”篡改接班人五条是为了结帮篡党

.....中共中央组织部大批组（63）

“四人帮”利用教材为其篡党夺权阴谋服务

.....上海市长宁区教师红专学院（68）

揭批“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的罪行

.....《人民日报》记者（71）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践踏

.....教育部大批判组（75）

戳穿江青“批判”“师道尊严”的阴谋

.....教育部 龚丁 (80)

培养德智体都得到发展的一代新人

——批判“四人帮”破坏毛主席教育方针的罪行

.....教育部大批判组 (86)

深入揭批“四人帮”正确处理教育工作中的几个关系问题

.....《光明日报》编者 (95)

名曰“抓点”“调查”实为篡党夺权

——揭发批判“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利用
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反党的罪行

.....中共南阳地委大批判组 (104)

卑劣的阴谋

——揭露“四人帮”制造“王亚卓事件”的真相

.....新华社记者 (112)

教育部开座谈会揭发批判

“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的严重罪行

在华主席领导下发展教育革命大好形势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教育战线广大干部师生群情振奋，人心大快，思想非常活跃。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教育部最近邀请北京市的五所中小学、四所大学和四个区、县教育部门负责人进行座谈，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严重罪行。到会同志愤怒指出：“四人帮”打着教育革命的旗号，推行一条极右路线，大搞形而上学，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千方百计地要把教育革命搞乱、搞垮，妄图把教育变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对“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的严重罪行，必须彻底揭发，深入批判。

“四人帮”是怎样破坏教育革命的呢？座谈中，大家主要谈到以下几个方面：

“四人帮”篡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疯狂地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少年一代。张春桥说：“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也叫喊，要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四人帮”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的罪恶目的，一方面，是要培养一批象《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作者那样为他们篡党夺权卖命的反革命小丑；另一方面，是要实行愚

民政策，不让广大工农子女掌握社会主义文化，以利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攻击湘剧电影《园丁之歌》，把为挑革命重担而学文化诬蔑为“文化至上”、“智育第一”。这事实上是反对剥夺资产阶级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优势，反对劳动人民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劳动化。一位工宣队师傅愤怒地说：“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工农子女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现在工农子女上了学，‘四人帮’却不让他们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四人帮’实行的是和刘少奇、林彪一样的极右路线。”

“四人帮”破坏和取消学校的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毒害青少年一代。他们鼓吹“年青的都是好的”，抹煞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的斗争。张春桥谈到流氓阿飞打群架时，竟胡说什么“我想这样的青年可能有长处，打起来很勇敢，当解放军上前线，受重伤不下火线”。他们竭力在学生中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使资产阶级思想乘隙而入。一九七四年，在他们的唆使和煽动下，北京市的一些学校发生了学生砸破学校教室的玻璃，破坏桌椅的现象。对此，“四人帮”的一个亲信竟然把它说成是什么“和十八世纪工人破坏机器一样的革命行动”。他们任意取消经常的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取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讲授。他们鼓吹一本书主义、一支曲主义、一个舞主义，用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和他们自己的糜烂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影响和毒害青少年。同志们十分气愤地说，张春桥和姚文元曾在他们的黑文中别有用心地提出一个教唆犯的问题，以此反对革命的老干部，实际上，大量的事实证明，“四人帮”正是最大的政治教唆犯。

“四人帮”把理论与实践、主学与兼学割裂开来，破坏毛主席《五·七指示》的贯彻执行。他们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多次指示，甚至在他们控制的一个

报纸上恶毒地攻击说：“资产阶级顽固势力以加强基础理论为借口，刮起了一股智育第一的妖风，反对开门办学。”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同志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许多单位基础课不敢抓了，基础课教研组被拆散了，科学实验也不敢搞了；抓理论、抓实验，被说成是走进象牙塔里去，是走老路，严重地破坏了教育革命的开展。

“四人帮”破坏革命的师生关系，挑起学生同教师的对立。在批林批孔中，他们另搞一套，反对敬爱的周总理，妄图打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由他们来“组阁”。为了树自己，整别人，江青和她安插在教育战线的亲信大抓所谓的“复辟”典型，大树《答卷》作者等所谓“反潮流”的典型。他们反对毛主席关于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教导，把师道尊严作为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煽动学生把教师当作“复辟势力”来批。他们任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有某些缺点或有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干部、教师，说成是“败类”，要“夺权改造”，要实行“专政”。他们在围剿《园丁之歌》时，把实践毛主席倡导的启发式教学方法的教师，攻击为“软刀子”。他们把学校里的某些合理的规章制度，统统说成是“管、卡、压”，说成是“束缚限制了革命小将”。一些同志气愤地说：“那时，我们教师真是欲干不能，欲罢不忍，工作非常困难啊！”

“四人帮”肆意歪曲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价，破坏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打击干部、教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四人帮”的一个亲信公然诬蔑说，解放后十七年培养的学生“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的”。

“四人帮”的另一个亲信派人在北京市的一个中学试点，说什么“教师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创造一个取消教师而由学生自治的“典型”，准备在全国团代会上放“卫星”。毛主席指

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许多同志说，毛主席这些重要指示被“四人帮”破坏了，致使不少教师不安心搞教育工作。

“四人帮”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同志们说，这几年“四人帮”任意践踏党对教育战线的一元化领导，他们随意批文件，送材料，乱发“指示”。他们形而上学猖獗，“帽子”满天飞，“棍子”四处打，不准讲工作中存在什么问题，否则就是“九斤老太”、“今不如昔”，使人不敢如实反映情况，破坏了我们党的民主作风。当他们要拣起石头打人的时候，又把教育革命形势说成一团漆黑，大叫大嚷“回潮”“复辟”，要“动大手术”。总之，他们是要把教育战线搞乱，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认为，这几个问题，只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破坏教育革命严重罪行的一部分。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分析研究，准确地划清两条路线的界线。大家说，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下，揪出“四人帮”，教育革命大有希望。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大揭大批“四人帮”破坏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罪行，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方针和政策，发展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

（《人民日报》1976年12月9日）

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岂容篡改

——批判张春桥的一个谬论

教育部大批判组

王张江姚“四人帮”是一伙披着马列主义外衣，专干反对马列主义罪恶勾当的阴谋家、野心家。长期以来，他们利用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到处招摇撞骗，横行霸道，肆意篡改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狗头军师张春桥无耻篡改、竭力反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就是他们整个反革命篡权复辟活动的一个罪证。

一九五七年，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明确规定：“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又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毛主席为我们党的教育工作制定的这一方针，是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总结了国内国际教育领域阶级斗争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而提出来的。“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把教育变成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千方百计地歪曲、篡改和破坏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去年十一月八日，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摇头晃脑地说：“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在这里，张春桥别有用心地抛出“两种人”的谬论，举出一

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让你挑，这正是毛主席所痛斥的“形而上学猖獗”的一个典型例证。按照张春桥的逻辑，要么是“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要么是“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在他那里，“有文化”和“劳动者”完全成了两个互相对立的概念，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天底下是根本没有的。张春桥就是这样用他精心设计的拙劣圈套，来歪曲和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以达到破坏教育革命的目的。应当看到，张春桥散布的这个谬论不是孤立的。在工业战线上，“四人帮”散布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火车）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在农业生产上，他们还散布什么“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栽资本主义的苗。”他们就是妄图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把人们的思想搞混，把社会主义搞垮，从而达到他们篡权复辟的罪恶目的。

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无产阶级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和“劳动者”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是为了根本改变旧社会那种剥削者独占文化，劳动者无权受教育的状况，是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培养共产主义一代新人。其中，“有社会主义觉悟”就是德育，它是统帅，居于首要地位。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使青年“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一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文化”讲的是智育，是要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使青少年学生努力学好文化科学知识，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为人民服务的真实本领。只有首先具有社会主义觉悟，而又掌握了文化科学知识，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的人，才能成为真正和工人、贫下中农“划等号”的、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新型劳动者。

张春桥叫嚷：“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在明目张胆地宣扬取消智育，鼓吹“读书无用论”，实质是极右的。张春桥一方面口口声声叫嚷：“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另一方面却又不准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学到必需的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这怎么能够剥夺资产阶级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优势呢？由此可见，他所大论特论的所谓“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云云，除去说是别有用心之外，难道还能有别的解释吗？在解放了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鼓吹这样的谬论，不正是宣扬历史倒退，是对历史的反动吗！革命导师历来是十分重视学习革命文化的。列宁曾经指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57页）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新民主主义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我们要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必须在抓好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同时，加速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这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四人帮”手中无真理，周围没群众，专靠打棍子、扣帽子过活。谁要是一谈“学文化”，他们就劈头给谁一棍子，说你“去掉两头，光要中间，眼睛只盯住‘文化’！”谁要是一抓智育，他们就给谁扣上“智育第一”、“文化至上”的大帽子，加上“复旧”、“走老路”的罪名。他们故意混淆无产阶级的智育和“智育第一”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使人们不敢抓智育，这不是在破坏教育革命，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又是

什么？

我们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分歧，并不是要不要学文化，而是文化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怎样掌握文化知识，学了文化作什么。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抓智育与资产阶级的“智育第一”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资产阶级虚伪地宣称“学校是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打着“智育第一”的幌子，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其实，“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8卷第386—387页）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纯粹的“智育第一”。“智育第一”，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从刘少奇鼓吹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到林彪贩卖的“五分多，尖子多”，都是宣扬资产阶级的“智育第一”，诱使青年关门读书，把知识作为向上爬的资本，不知坑害了多少青年。这是我们历来所反对的。为此，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然而，无产阶级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抓智育，是以无产阶级政治作为统帅的，是教育青少年一代为了更好地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而努力掌握必需的文化科学知识。这个界限，决不能让“四人帮”的诡辩和邪说去混淆、歪曲。事实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不少学校党的领导，引导广大教师坚持开门办学的方向，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社会主义方向组织的文化课，对于加强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树立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提高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的自觉性，有助于批判“四人帮”对马列主义教育原理的歪曲。

“四人帮”鼓吹“读书无用论”，反对青少年学生学文化，实际上是在继续搞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毛主席早就指出：

资产阶级顽固派“他们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在文化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他们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新民主主义论》）“四人帮”就是这样的资产阶级顽固派。他们“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就是不许劳动人民掌握自己创造的文化科学知识，妄图使工人、贫下中农永远处于没有文化知识的愚昧状态，而让他们这帮祸国殃民的害人虫永远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称王称霸。他们所主张的实际上仍然是孔老二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那一套。这就充分暴露了“四人帮”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处于何等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状态之中，他们是劳动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

“四人帮”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不要“有文化”，目的也在否定“有社会主义觉悟”这个政治前提。文化本身是有阶级性的，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是不能自发产生的，必须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真正具备、逐步提高。而要学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为基础、为工具。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整顿党的作风》）

那么，“四人帮”是否就十分重视“社会主义觉悟”这一点呢？他们有时也喊几句。但是他们所说的“有觉悟”，也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觉悟”，只不过是为他们篡党夺权效劳卖命的“修正主义觉悟”、“反革命的觉悟”罢了。那个由“四人帮”的死党亲自选拔的所谓“交白卷”的大学生，在他们眼里是“觉悟”很高的。可是，就是他，在“四人帮”的纵容、唆使下，到处煽风点火，制造混乱，妄图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疯狂反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并且口出狂言：要“作好

打仗的准备、牺牲的准备。”充当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凶恶打手，变成了一个现行的反革命。就是这么一个极端反动的家伙，还恬不知耻地自我吹嘘：“接班还要靠我这样的人！”“四人帮”所要的“觉悟”，不是别的就是这种甘心情愿跟着他们干反革命勾当的“法西斯觉悟”和“江田岛”精神。

对于张春桥在他的黑话中所讲的“劳动者”，也必须加以剖析。反党“四人帮”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非常厌恶劳动，极端仇视劳动人民。江青就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伟大的工人阶级，胡说什么：“工人的本质就是脏”。其实，本质上最脏、最反动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这一帮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当然，为了装潢门面，他们有时也要去“劳动”一下，但没有一次不是出尽了洋相。江青也曾声称要跟一个学校的学生一起劳动。当时，干的活是挖土，为了拍下她的“劳动”镜头，竟先让别人把铁锹踩到土里，然后她再把脚放在锹上，故作姿态。这难道不是一件举世罕见的丑闻吗？既然如此，那么“四人帮”又为什么大讲所谓“劳动者”呢？拆穿来看，“四人帮”所鼓吹的“劳动者”，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历来所讲的劳动者。按照无产阶级的培养目标，我们所要培养的劳动者，是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比较丰富的社会主义文化知识和健康的体魄，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一代新人。正如列宁所说的：“青年团员个个都是有知识的，同时又都善于劳动。”（《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58页）

“四人帮”既反对工农及其子女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又反对他们学文化，那么他们所要的“劳动者”，无非是要劳动人民永远愚昧无知的奴隶罢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46页）当然，“四人帮”为了后继有人，对他们精心选拔的本阶级的

“好苗子”是要“精心栽培”的。但是目的并不是要他们去当普通劳动者。那个被“四人帮”极力吹捧的所谓“交白卷”的大学生，不是也被他们塞进了人大常委会吗？他们总是妄图把一些青年培植成为一批又一批“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训练出一支又一支林立果式的“小舰队”，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服务。在这里，“四人帮”所贩卖的不正是资产阶级的双轨制和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的陈年旧货吗？

“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罪恶累累，罄竹难书。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则是其突出表现。他们的险恶用心是，把广大革命干部、革命师生的思想搞乱，把教育战线搞乱，破坏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而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师生对于这些家伙的倒行逆施，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根据毛主席生前的英明决策，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把他们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从白发苍苍的老教师到天真可爱的红小兵，无不纵情欢呼，拍手称快。他们说：粉碎“四人帮”，教育革命要打大胜仗。喜看今日的教育战线，生机勃勃，万象更新。我们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深入揭发，深入批判“四人帮”的反党罪行，揭发批判“四人帮”篡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破坏教育革命的种种罪行，打一场人民战争，乘革命东风，展革命新图，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光明日报》1976年11月23日）

“四人帮”扼杀《园丁之歌》的 罪行必须清算

高 宇

湘剧高腔《园丁之歌》公演了。这出被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扼杀了两年之久的小戏，终于冲破“四人帮”反革命的“围剿”，和广大工农兵观众见面。我们禁不住打心眼里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园丁之歌》的主题思想是，作为一个革命教师，在教育学生问题上，应当如何努力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运用启发式，耐心细致、满腔热情地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围绕着这个主题思想，俞英和方觉之间进行了两条教育路线、两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激烈交锋，批判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歌颂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战线生气勃勃的崭新面貌，是一曲教育革命的颂歌。

一九七二年，这朵由华国锋同志亲自关怀培育的文艺新花在舞台上诞生，次年，又在华国锋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将这个戏搬上银幕。可是，自称是文艺革命“旗手”、文化大革命“功臣”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看了这出反映文化革命成果的好戏之后却暴跳如雷，大兴问罪之师。江青抡起大棒大嚷大叫：“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是共产党员，怎么讲成教师、知识分子呢？”

“‘没文化怎能担革命重担来承担’这句话问题就更大了，简直是反攻倒算！”并对剧中的演员进行人身攻击。张春桥也摇着鹅

毛扇阴阳怪气地说：“这个戏教育路线有问题”，“让学生受老师的摆布”。姚文元则批道：“此剧的路线及其歌颂的人物都是错误的。”一九七四年八月四日，在“四人帮”唆使下，以“初澜”笔名发表了《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的文章，给这个戏捏造了一系列罪名，发动反革命“围剿”。就这样，本来是一出歌颂毛主席教育路线的好戏，被打成了“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坏戏。”为了粉碎“四人帮”向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毛主席观看了《园丁之歌》的舞台纪录片，热情鼓掌，肯定这个戏不是毒草，给了“四人帮”以迎头痛击。这时，“四人帮”非但拒不传达和执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拒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地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仍然不准这个戏上演。江青在她私自召开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继续挥舞整人大棒，对湖南省委的一位主要负责同志点名施加压力，进行政治陷害。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四人帮”还指使和怂恿他们的亲信把毛主席对《园丁之歌》的指示当作“谣言”来追查，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英明领袖华主席，凶恶到了极点，疯狂到了极点。事情很明显，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四人帮”给《园丁之歌》捏造的罪名，最突出的有两个。

一曰：“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园丁之歌》之所以犯了这样大的“罪”，“罪名”之一就在剧名“园丁”二字上。

“四人帮”指使“初澜”写文章，首先把俞英和方觉两个教师一棍子打死，诬蔑他们都是“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叫什么：“‘园丁’是党，把教师比喻为‘园丁’就是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而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统治我们的学校！”我们说，如果可以把青少年比喻为革命幼苗的话，那么，伟大的党和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可以比喻为阳光雨露，革命教师则是在党的阳光照耀下具体负责栽培管理革命幼苗的“园丁”。“四人帮”把党比喻为“园丁”，作